

古代文明探索之旅丛书

麦英豪 王文建 著

岭南之光



南越王墓考古大发现

浙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 岭南之光
著 者: 麦英豪 王文建
责任编辑: 董建生 俞玲芝
美术编辑: 张妙夫
美术设计: 郎水龙
电脑制作: 张坚华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 编: 310006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3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2次印刷
规 格: 880×1230 1/32 印张4.25
国际书号: ISBN 7-5339-1583-6/I·1405
定 价: 18.80元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之光: 南越王墓考古 / 麦英豪, 王文建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3 (2003.1重印)
(古代文明探索之旅)
ISBN 7-5339-1583-6

I. 岭... II ①麦...②王... III. 南越(古族名)
—汉墓—广州市—普及读物 IV. K878.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367 号

目 录

2

威震羊城



岭南王国
神秘的王陵
象岗下的发现
打开地宫之门
玄宫探秘

古印传奇

24

三枚金印藏着什么秘密
玉印中的玄妙
妻妾难辨右夫人



32

汉玉大观



奇怪的“玉衣”
礼玉和“玉殓葬”
精美绝伦的玉佩饰
世上难寻的实用玉器



满目奇珍

63

奇珍聚番禺
两千年前的舶来品
铜镜之王
最早的平板玻璃和印花工具



88

岭南文明

南越之陶
铜铁之器
农业一瞥
楚舞越声
饮食文化



南越国寻踪

114

御苑露真容
南越也有“长乐宫”
岭南文化新殿





206474894

浙江人民出版社

K87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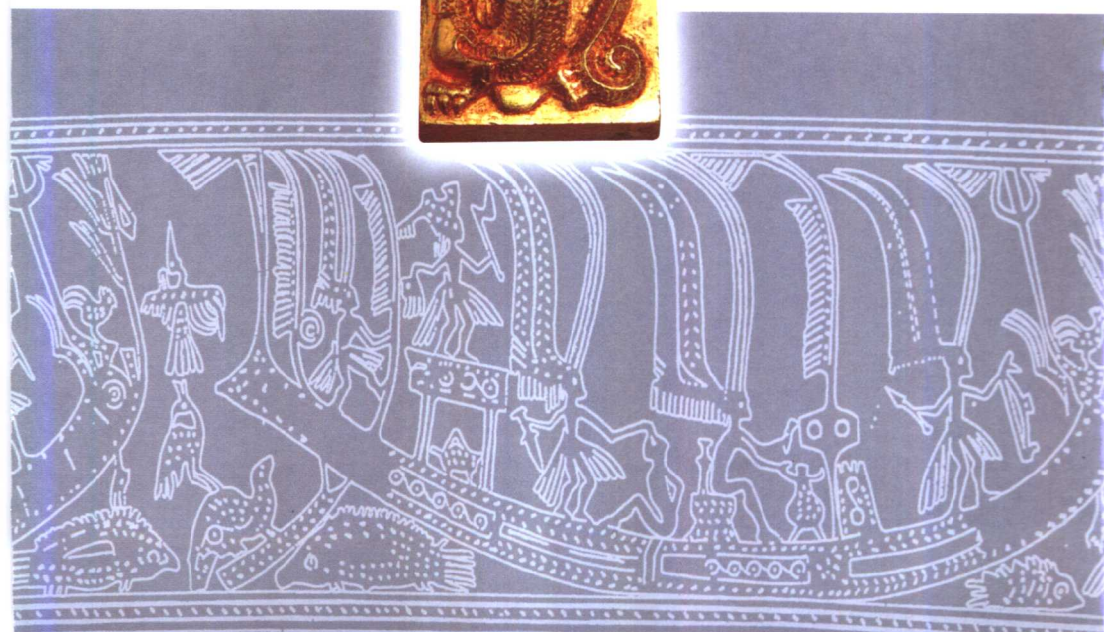
M290

岭南之光

南越王墓考古大发现

麦英豪 王文建 著

2005/02



浙江文艺出版社

647409



威震羊城

1983年11月11日，一则由新华社播发的消息震惊了国内外，在广州的象岗发现了一座西汉南越王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各大报纸都刊登了相关的大篇幅报道，该日《人民日报》报道称：

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其科学价值，可与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和长沙马王堆汉软侯墓相比拟，在全国汉墓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

南越国是西汉前期岭南地区的割据政权，传5世93年。关于他的历史，《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都有简明记载，但有缺失。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期间岭南地区的开发、物质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为探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提供了重要线索。

……

报道中所说的这个在《史记》、《汉书》上都有记载的南越国，为什么在中国历史年表上却查不到呢？还是先把它的由来向读者作个简单的说明吧。

岭南王国

现在习称的岭南，是指五岭以南、南海以北的这片土地。这里气候温暖，雨水充沛，自古以来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1958年，在广东省曲江县狮子岩发现了一个人类头盖骨化石，经测定已有10万年，以这个头盖骨为代表的古人类被命名为马坝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不久又进行了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最初派屠睢率领五路大军进击岭南。当时的岭南还处于原始的酋长割据状态，其中以南越、西瓯、骆越三大支族为最强。秦军的一路很快就占领了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南越地，但从湖南广西间的湘桂走廊进入西瓯地区的一军在斩杀西瓯首领译吁宋后，越人逃入深山丛林，秦军无法攻击，就在当地驻扎军队。时间一久，士卒非常劳倦，越人利用地形之利夜间偷袭，大破秦军，杀死秦军主帅屠睢，反败为胜。于是，秦始皇调整战略，派史禄开凿灵渠，以解决运粮问题，同时又增派援兵，以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采取稳扎稳打、步步进逼的战术，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地，在此后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岭南大地正式归入秦帝国的版图。

秦在岭南设置郡县后，任命任嚣为南海郡尉，赵佗为南海郡的龙川县令。秦末，任嚣病逝，赵佗接



赵佗像

任南海尉。

秦朝国祚很短，只有15年。始皇死后，陈胜、吴广起义，接着刘邦、项羽逐鹿中原。继任南海尉的赵佗乘中原战乱之机，据有岭南地，建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王”。

赵佗建立南越国后，以番禺（今广州）为都城。当时，汉高祖刘邦虽然打败项羽登基为帝，但由于连年战乱、民生凋敝，出于与民休养、稳定政权的需要，对南越国采取了怀柔政策。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出使南越，诏封赵佗为南越王。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去世，吕后掌权，一反汉高祖对南越的政策，实行民族敌视，禁止与南越通关市，拘押赵佗使者，捣毁赵佗父母墓冢，还株连其兄弟宗族，导致汉越交恶。公元前183年，赵佗索性僭称“南越武帝”，与汉朝分庭抗礼。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他采取与南越修好的政策，派人修治好被吕后破坏的赵佗先人墓，给赵佗的亲戚以官禄，罢免驻长沙国的将军，并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汉文帝的态度感动了赵佗，于是他下令“去帝制、黄屋、左纛”，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汉越关系重新和好。

赵佗治国“甚有文理”，政治制度仿效秦汉，同时推广“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赵佗在位长达67年，占南越国93年历史的大半，为岭南早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南越国后期，宫廷内乱，越人丞相吕嘉反对归附汉朝，发动叛乱。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朝廷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分兵五路合击南越，破番禺城，吕嘉及南越第五代王赵建德被捕杀，南越国亡。汉把岭南地划分为九郡，番禺仍为南海郡治。

神秘的王陵

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曾经是司马迁《史说·货殖列传》列举的汉初全国19个商贾云集的著名大都会之一。有人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来看，赵佗可列为广州市的第一任市长。作为开发岭南的第一人——赵佗，其生前史事在《史记》、《汉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但其死后的葬处则十分隐秘。千百年来，他的坟墓一直成为人们寻找的对象。在目前所见地方史志中，以晋人王范《交广春秋》（已佚）所载为最早，称：

“越王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秘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陇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佗虽奢僭，慎终其身，乃令后人不知其处。”

六朝时沈怀远著《南越志》中有两则记载，一说：“佗墓自鸡笼岗以北至此山，连岗属岭，吴黄武五年使交趾治中从事吕瑜，访凿佗墓，自天井岗至此山。功费弥多，卒不可得。”另一说：“孙权时闻佗墓多以异宝为殉，乃发卒数千人，寻掘其冢，竟不可得。次掘婴齐墓，得玉玺、金印、铜剑之属，而佗墓卒无所知者。且佗死于武帝之初，至孙权时方三百载有奇，已寻掘不可得，至今千余载，益不可考。”

到了北宋，郑熊在《番禺杂志》中称：“赵佗疑冢在县东北二百步，相传佗死营墓数处，及葬，丧车从四门出，故不知墓之所在。”

以上几种说法，都是说南越王赵佗的陵墓隐藏得非常神秘，而且赵佗故布疑阵，在生前修造了许多墓，死后出葬时，丧车从城的四门出，让人分不清真假，到三国孙吴时已不知道赵佗的墓到底在哪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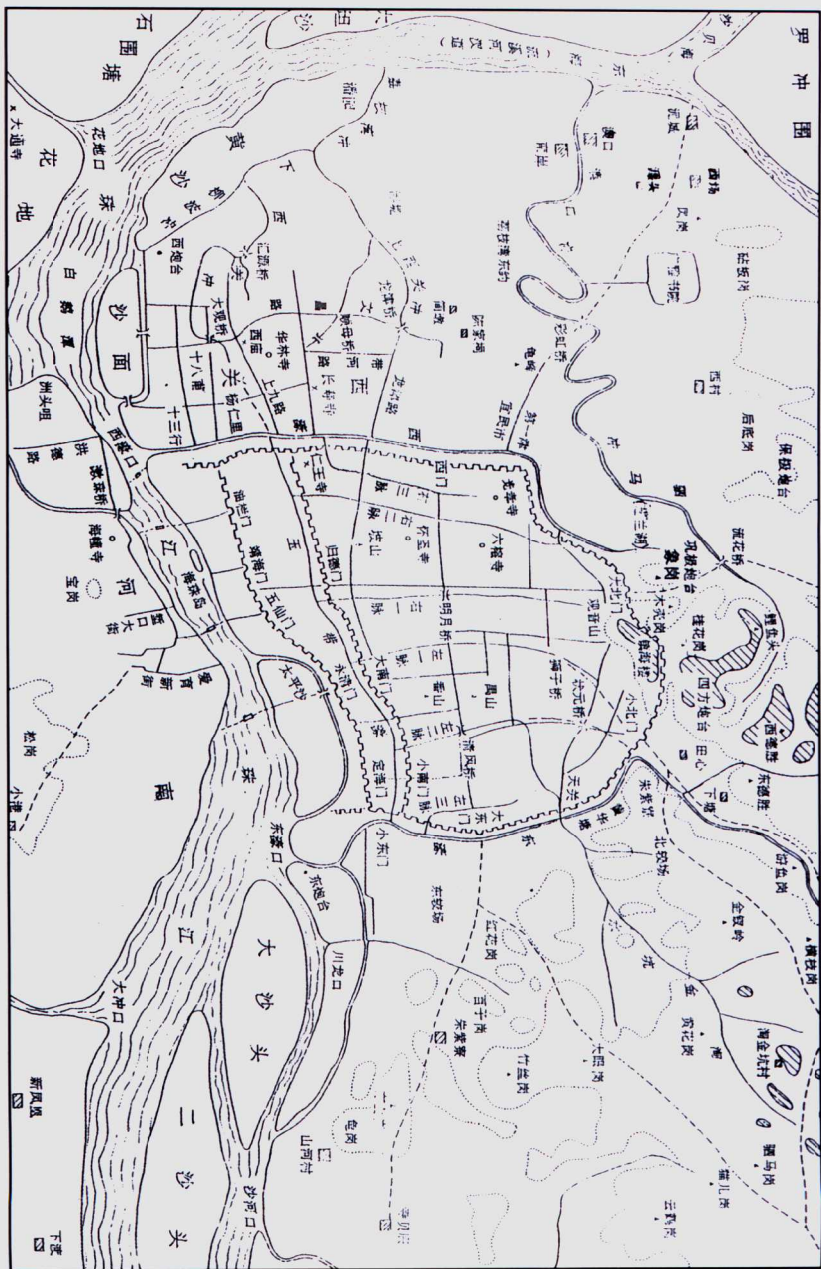
对于这位岭南历史上年代最早、身份最高的人物，其墓葬之所一直为世人所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岭南地区的第一代考古工作者就开始着手调查和寻找南越王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中，他们几乎走遍了广州市的近郊和远郊，并发掘了秦至明代各时期的700余座古墓，其中西汉（包括西汉初的南越国时期）墓共182座，汉墓分布于市郊29个地点，绝大部分是木椁墓，少数为土坑墓。这些墓葬，既有平民的，又有中小官吏的，还有王国高级官吏的。从出土随葬器物中的印章及陶器、漆器上的铭文来看，都未见有可与《史记》、《汉书》记载中有关人物的名字对得上号的。到了80年代初期，已发现的南越时期的墓有200余座，但仍未见王陵的踪迹。

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广州一个叫象岗的小山冈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岭南之光

清代广州城区图



象岗下的发现

象岗位于风景秀丽的越秀山西边，海拔只有49.71米，与海拔70米的越秀山主峰越井岗原有一段山梁相连，因其形似大象而取名象岗。

明初，因兴建广州城的北门，于是开凿象岗，山梁被削平了，成为广州北城门的出入大道，从此，象岗与越秀山断开，成了一座孤立的小岗。清代顺治年间，因在象岗顶构筑拱卫城北的炮台——巩极炮台，此后这里一直被划为军事禁区。20世纪70年代解禁后，沿岗脚下陆续建起了公寓楼和大酒店。

80年代初，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在此兴建公寓，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将岗顶削低17米，推出了一块约5000平方米的地盘准备用来建公寓楼房。就在开挖墙基时，工人们发现了排列整齐的大石板，从石缝中窥视，下面是空的，像一座地下石室。

这一发现，时间是1983年6月9日的上午。紧急电话打到广州市文管会，两位考古队员迅即赶到工地，看到施工现场已开挖了两纵一横的三条深0.9米的楼房基坑，坑底露出大石块，在横基坑的南边，还挖穿了一个洞，用手电筒伸入洞口往下探照，只见到洞口紧挨着一堵红砂岩的石墙，还隐约看到石壁上有墨绘的云纹图画。随后赶来探查的考古专家麦英豪先生见此，联想到1964年在广州的东山曾经发掘过一座明代太监的墓，墓壁也是用红砂岩砌筑，规模宏大，与此类似，以为今天又碰上一座大型明墓了。

入夜，当围观的群众离开后，几位考古人员再次来到工地，他们移开为保护洞口而放置的木板和泥土，用手电筒再次伸入洞中观察。这次比白天看得更清楚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侧卧的大铜鼎，旁边还有几个陶器。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擦擦双眼，认真细看，真是既惊又喜。原来这些都是南越国时期的陶器，其中还有典型的印纹陶罐。看来，上午被红砂岩石墙误导了。

经过三天的地面勘查，最后选定身材高瘦的年轻考古队员黄森章（现为广州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从穿洞口下去“冒险”探查。经探查后确知，里面有一道石门已被泥土填满，东西两侧有两个耳室，堆满了随葬器物，黑洞洞的，连手电筒的照射也显得暗淡无光。又看到东耳室近门口处有一列青铜编钟和石编磬。当初在墓室上面看到的铜鼎和几件陶器，原来是从西耳室滚出来的。从陶器判定，此墓属南越国时期已是确凿无疑了，而且该墓没有被盗过。

从地面勘查得知，墓坑呈“土”字形，南北长 10.85 米，东西最宽处为 12.5 米。墓室建筑面积只有 100 平方米左右。论面积虽不算大，但比之 30 年来在广州发掘的南越墓群中的大型木椁墓，却要超出许多倍。而且它还是一座石室墓，真是独特得很！

对这座墓的规模大小、墓室结构形制大致探查清楚后，考古人员断定，从规格上看此墓应属王陵。但究竟是南越国哪代王的陵墓呢？

根据文献记载，南越的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早在三国时就被孙权派人挖掘了，第四代王赵兴与第五代王赵建德兄弟俩同室操戈，赵兴被杀，赵建德也在汉武帝灭南越国时被俘杀，所以这两位王都不可能王陵。那么，会不会是第一代王赵佗的陵墓呢？似乎也不像。赵佗在位 67 年，其时正值南越国政治、经济的鼎盛时期，按理他的王陵规模还应该大一些。

那么，究竟是谁的陵墓呢？看来只能待发掘后，让墓主来自报家门了。



正式发掘前的
象岗工地



象岗大墓发现后，申请发掘的报告很快得到国务院的批准，由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的考古人员组成的象岗考古发掘队正式成立，麦英豪任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展岳和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杨式挺分任副队长，考古队下设发掘组、技术组（负责文物保护、电影、录像、摄影等）、保管组和行政组等几个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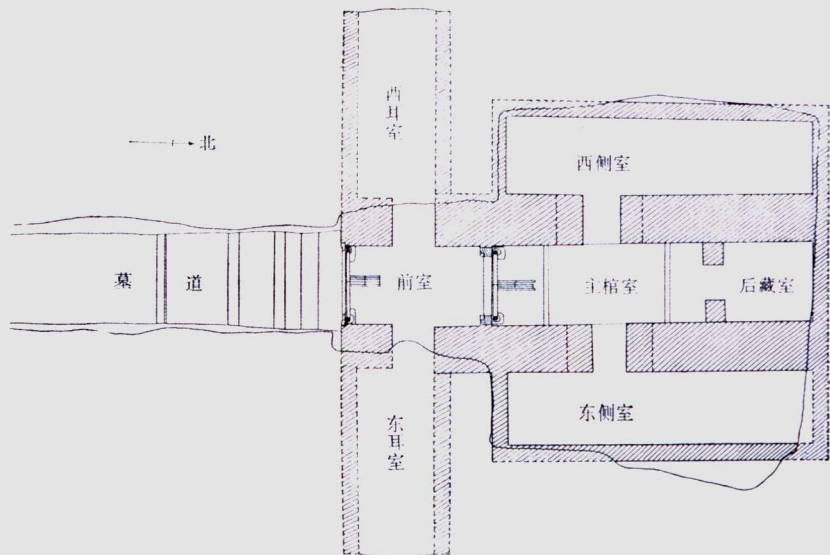
1983年8月23日，考古人员齐集象岗。这时，墓室上方已搭起了一个巨大的油毡棚以遮挡阳光和风雨，周围还拉起了铁丝网，一个班的武装民警进驻工地，荷枪实弹的哨兵一丝不苟地核查着每一个进出人员的证件。大家在席棚和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各就各位，做着各种发掘前的准备工作。虽然这些人中不乏久经“沙场”之士，但大家都明白，即使参加过一百次发掘，在第一百零一次时仍可能出现完全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为了对文物和发掘队员人身安全负责，对记录资料的科学性负责，必须一丝不苟，谨慎再谨慎。

打开地宫之门

1983年8月25日，发掘正式开始。

从发掘后的勘查得知，这座石室墓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三室，后部四室，中间设两道石门分隔。因此，发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发掘前部，得出经验，为第二阶段的发掘打基础。

前部由南而北包括墓道、外藏椁、墓门、前室、西耳室和东耳室。当墓道内的全部填石和填土清理干净后，在墓道斜坡尽头处，考古人员发现一个殉人的遗迹及随葬的铜镜、带钩、陶器等物计十余件；往北紧靠石室墓门外发现有木构的外藏椁，外藏椁的东边又有一个殉人，西边堆满随葬品。器物分上、下两层，下层有17个大陶瓮，呈曲尺形排列；上层除仪仗铜饰外，还有一个木箱，里面盛了两组铜车饰。殉人的发现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在广州汉墓发掘中是第一次发现。



墓室平面图

在清理大陶瓮内外的泥土时，在三个瓮的肩部发现了“长乐宫器”四字戳印。专家们兴奋地不约而同叫出声来：“旗开得胜！”一时间，摄影师、录像师都把镜头对准了这堆陶瓮，闪光灯闪个不停。

为什么考古人员见到“长乐宫器”这四个字这么高兴？这四个字有什么来头呢？这还要从汉高祖建立汉朝说起。

刘邦打败头号对手项羽后，在荥阳（今河南荥阳）登位，当上了汉朝

第一个皇帝。此时秦始皇的宫殿阿房宫早已被项羽军一把火烧尽，于是刘邦命丞相萧何在咸阳城郊幸存的兴乐宫基础上兴建新的宫殿，并于汉高祖七年二月，建成了长乐宫。可以说，长乐宫是刘邦立国后建的第一座宫殿。

那么，有人会问：在



“长乐宫器”陶瓮及其局部

象岗古墓门外藏椁堆放的这些陶瓮，会不会是由汉宫“长乐宫”监制，然后由朝廷赏赐给南越国的呢？在西安的长乐宫、未央宫遗址不是也发现有“长乐未央”字样的瓦当吗？考古人员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这些陶瓮属于南方印纹硬陶系统，是当地烧造的，与北方咸阳等地的泥质灰陶风格截然不同。这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当时南越国也仿效汉宫建造了长乐宫，而这座墓中出土打印着“长乐宫器”的器物，表明墓主的身份绝非等闲。

古时有“事死如事生”之说，尤其在汉代厚葬风出现之后，那些有权势的统治者，死后更是“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但是，他们将这么多珍宝、生活用品葬入墓中的同时，又担心盗墓贼来掘墓，因此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防范，于是故布疑阵，让人难辨真假，或者开凿石山建墓，然后堵塞巨石以防盗掘。

有趣的是，在考古中还发现过“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例子：1981年，考古人员在江苏徐州发掘龟山汉墓，墓主是西汉郡王刘注夫妇。考古人员发现，在墓室甬道里堵塞了两层共26块大石，每块大石重达六七吨。塞石上还刻有一段文字，大意是：“后世的贤大夫们，我虽是下葬的一代楚王，但我敢向上天发誓，墓中没有放置华贵的服饰、值钱的金宝玉器，只埋了我的棺木及尸骨。当您看到这则刻铭时，心里一定会为我悲伤，所以你们就没有必要动我的墓穴了。”但事与愿违，这座墓早在考古队发掘之前就已被盗窃一空了。

那么，在象岗发现的这座南越王墓情形如何呢？

考古探查发现，南越王墓深藏在一座石英砂岩的山腹中心，面积虽不足100平方米，但其建筑工程相当艰巨：先要在山顶向下挖一个深20米、面积略大于墓室的竖坑，其容积最少也有2000立方米；再到远离广州20里的番禺莲花山采石场开采石材运回墓地进行砌筑，光是全墓顶部的铺石就有28块，每块重逾千斤。石室墓的上面再用黄土、红土掺沙等分层回填、逐层夯实，然后把挖出来的部分大石填塞到墓口的外藏椁之上，把墓门外的一段墓道严严实实地回填堵死了。

这般良苦用心，倒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整座墓被深埋在土石之中，地面不留一点痕迹。到最终发现这座墓时，距其营造之年已有2000年了，墓主人在地底仍是安然无扰。

墓内前室和主室各设一道形式、结构完全一样的石门。第一道石门的

岭南之光

两扇石门板的上轴被回填入墓道的乱石挤压而断裂了，向里倾斜，所以，发掘时考古队员不费什么力气就进入了前室。

当队员们试图进入第二道石门时就遇到了难题。这道石门关得死死的，推也推不动。经过几番周折，请来了园林部门打石的师傅们，才打开左边的一扇石门。检查发现，原来这道石门的门扇之下，安装有石制的自动顶门器，把门卡得死死的。顶门器是这样设置的：5块石板并列起来，在当中偏前处横贯一铜轴（每块石板均有一个直径2厘米的圆孔），再把它嵌入石门板下后面挖出的一条长约80厘米，深、宽各10厘米的直沟内。这样，两侧稍大的石板就成了固定整具顶门器的夹件，而中间的3块因轴心偏前，形成前轻后重，前部扬起，后部低垂。当两扇石门关闭时，门板下沿刚好挂到顶门器的上面，把扬起的3块石板压下去，当两扇门板平合



顶门器照 顶门器是由5块像刀形的石板组成，中间3块略短一些，可以活动，均为长78厘米，宽19厘米，厚3厘米；侧边的两块稍大一点，为长86厘米，宽22厘米，厚3厘米。

后，3块石板就扬起来，刚好把两扇石门的下沿一角顶死，这样，从外面就无法推开门了。这是多么简单而又设计巧妙的防盗机关啊！

玄宫探秘

进入墓中，首先见到的就是墓的前室。

这里是墓主人生前的“朝堂”，室内四壁和屋顶都绘有红黑两色的卷云纹，图纹鲜艳夺目，富丽堂皇。

前室面积不大，还不到6平方米。西边原来放置1辆漆木车模型，鎏金的铜车饰散落满地。东边发现一个殉人，在棺板灰痕上还找到一些殉者的残骨，已成碎渣状。殉者有一套组玉佩饰随葬，由璧、环、璜共7件玉



墓室第二道门 右边的铜铺首已被断落的石块打落。